

请教何新先生，厉张吴等人，谁是共济会

曹泽新

2013.8.26

请教何新先生，厉以宁、张维迎和吴敬琏等人，是不是共济会？同学班级里有没有？茅于軾、陈志武、郎咸平等屁滚尿流之辈，谁又是共济会成员？

一，何新先生的共济会研究

众所周知，何新先生近年来一项巨大的研究成就，就是发掘了共济会这个阴谋组织，发现了共济会的各种阴谋活动。时至今日，先生的共济会研究还在不断深入，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从早期共济会的形成历史、中间发展脉络、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联系、二战中共济会的活动、其内部的组织机构和派系、在中国深耕细植的间谍工作、以及各种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共济会解读等，已经形成蔚为壮观的共济会系统理论，甚至成了一时的显学。先生终于炼成了一把屠龙刀，刀锋所向，谁敢当之？

我写此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刻意反对先生的共济会研究。虽然将信将疑，我一直并不反感此项研究。但从何新先生共济会研究的一些结论，和最近与文革相关论述来看，我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何新先生极可能用他势大力沉的共济会理论，瓦解即将到来的民权运动**。而我以为，民权运动是华夏文明维新的唯一出路，因此这里有几个共济会问题，需要讨教先生。

二，庞大的共济会体系

何新先生的共济会研究，揭示了极为庞巨的共济会系统及其精神世界。根据先生披露，几乎近代文明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特别是历史性和转折性事件，几乎都和共济会有关。达芬奇、牛顿等无数思想者都是其秘密会员，即使二战都有共济会的黑手，而这个共济会，每每有惊天之举，仅还是神龙不见首尾，至多也仅是露出了几块鳞片。本文也就这几块鳞片，以常情分析一下先生的论断。

1. 亚当斯密与共济会

何新先生共济会研究中，把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和共济会挂上钩，说亚当斯密的经济研究，获得了共济会的资助，所以才受雇捉刀写作《国富论》的。当看到先生这一段共济会论述时，我觉得特别遗憾，先生这一结论里面，体现的是对西方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的认知缺失。

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我思故我在。”这话是笛卡尔说的。多数人是哲学上说这句话唯心，但这句话体现的其实是西方思想者傲视世界的精神本质——他们认为精神或者灵魂是生命的本质，所以高于肉体 and 物质世界，当然更高于各色打算奴役他们的主子以及他们的金币。这句话，另一个人是这样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所表达的，其实就是西方文明的思想底蕴。中国也有一个人有类似的话，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主义和自由比较，已经差了很多。

说亚当斯密是共济会雇佣的一个笔杆子，先生这样揣测这个伟大的灵魂，不仅让我感觉遗憾，甚至觉得有点卑劣。亚当斯密，终生伴母，无妻无子，36岁完成《道德情操论》，此文的影响都可保其终生衣食无忧。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如圣人的思想者，先生居然以为他会为了共济会几个肮脏的金币，就出卖自己的灵魂，还能完成如此伟大的《国富论》巨著。而牛顿这位仁兄，为了第一推动力，晚年跟上帝那是无比亲密，先生居然认为他是与基督教水火不容的共济会会员，我只能再次表示遗憾。上帝都不能把西方的思想者收服，先生居然以为共济会能。

和西方思想者比较，中国几千年来皇权下的所谓思想者，都是些个精神侏儒，甚至连金币都不用支付，主子一声招呼便任由驱使。这种渣渣不仅灵魂不会独立，更缺乏对人性的思考，在所有的创新领域都表现麻木迟钝，只有一个例外：揣测圣意。

2. 文艺复兴是共济会的功劳？西方文明史是共济会伪造的吗？

何新先生共济会研究的一个重大结论，就是西方文明史是共济会伪造出来的。我不知道先生这到底是在批判共济会，还是想恭维共济会，或者是一举两得。如果说，近现代文明的源头——欧洲的文艺复兴，源自共济会对西方文明史的伪造，那共济会岂不是为现代文明立了头功一件。以后的现代文明发展，共济会也是功勋卓著，这不就是在中国人民的内心预留膜拜共济会的空间嘛。

那么，共济会到底有没有伪造西方文明史？我以为不会没有，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地中海把整个欧亚甚至非洲大陆连在一起，文明总会在这里交汇，欧洲古典文明不可能没有亚洲和非洲的文明成分，神仙也不可能把这些文明相互影响完全梳理出来，它们甚至本来就是一体的。

西方文明史是不是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呢？从整个西方的发展上看，西方文明有着非常可贵、甚至至今别人都无法抄袭的内禀特性。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史完全是伪造的，我们今天所用的几乎所有物品，哪一样没有西方技术？那么今天西方世界独一无二、有如泉涌的创造力，又作何解释？也产生于文艺复兴，又是共济会的功劳一件？

西方社会的创造性，直至今日，也是伊斯兰世界、东亚国家还是无法模仿的，说明有一种文明元素，是无法伪造的，也是其它文明至今不具有的。那么这种文明禀性的形成，就应该反推过去，上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那倒是证明了西方文明伟大的一面。

在这一点上，我不信贬低对手，就能让自己成长起来。如果共济会真的伪造出伟大的文明，

应该被指责，那么同时期的中国精英，则在伪造有裹脚布香味的礼教，岂不应该屎上千遍。西方人没有任何义务宣传东方文明的优越性，如果说他们一直图谋抹杀东方文明，我们何时不想以东土之国和蛮夷之邦把我们和他们区分开呢？更何况这种优越性，今天还只是基于对他们创新的技术和文化的不断山寨上。正常点的思维，应该是重视起对西方文明的研究，让东方文明早日拥有这种原生的创新性。

结论就是，如果不希望共济会继续抢功劳，西方文明史还是以信史居多。

三，共济会在中国

1. 文化大革命、张春桥与共济会

在毛泽东一手发动和操控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极其重大、却完全是中国关起门来开展的历史事件，何新先生居然也能把共济会勾兑进去。据先生研究，康生张春桥都有确证是与共济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高层资深潜伏内奸，蓝萍、陈伯达是自首变节分子，文革小组几乎无好人。

张春桥只是娶了一个有历史污点的老婆，忠贞于爱情暂且不说，在先生这里，却已成了背叛自己的信仰，沦为共济会的奸细。可是，17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并持续写了大量左翼观点的文章，到了文革时期甚至还成为左翼思想家。这个奸细不叛逃到台湾，不发展羽翼、还大量发表具有创新性、超出众人境界的左翼理论作品。当间谍当到这种地步，精神还不分裂，国民党里面竟然还有这样坚韧隐忍的信仰者，蒋介石转进台湾那可实在无法解释啊。

而照着这个套路，伍豪岂止是脱离共产党，根本就在国民党阵营里当官嘛，还位高权重，甚至他只要在中共中央当一把手，红色政权就不停溃败，不知这算不算奸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长期白区工作经历，更娶了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岂不成了共济会的分舵舵主？以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浪漫经历，青春年少、俊朗开放的小平同志，遭遇几个金发碧眼的共济会失足女郎，介绍入会，那也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更何况他们路线到了现在，按先生的理论，已经快成为共济会中国了啊。

而把江青这样一位水平平常的文艺女青年、待人不分四六、最后自尽追随主席的当年更年期妇女，连起码的核实工作都不做，就打成一个自首变节分子，先生，情何以堪啦。

更奇怪的是，何新先生的共济会研究里面，文革期间，被打倒的那一大批中共高层领导和中国的文化等精英，竟一个共济会未提，只有康张江陈等人是板上钉钉的共济会阵营。这只能说共济会早在清末民初，就神一样地知道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并预谋捣鬼挫败了。诸位看官，不觉得诡异么。

2. 麻疹疫苗的共济会风波

这个麻疹疫苗事件，当年造成朝野的极大震动和民众的高度恐慌，是何新先生民族主义的一次高潮高举，世人足见先生高义。不过，小平同志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崛起

的，以先生如此崇尚小平，应该能想得起来，拿一瓶共济会的麻疹疫苗，找一个或多个 DNA 分析机构，比对一下中国土产麻疹疫苗的 DNA 序列，就足以揭露共济会的阴谋和中国卫生部的谎言了。不要说先生身为中国政协委员，一定可以委托一些人一些机构证实此事，就是自己垫付，也要不了先生一个月工资的。有这样一个铁的证据，还愁卫生部的共济会尾巴不暴露出来吗？也不用我们中国宝宝的爸爸妈妈至今人心惶惶吧。

3. 棱镜计划又是共济会阴谋吗

最近关于共济会的新闻，莫过于斯诺登和棱镜计划了，这本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监控平台，但何新先生又把它和共济会挂上钩。但我觉得，共济会或不必要多此一举，因为电脑芯片是欧美的，手机系统也是美国人的，WINDOWS 是微软的。先生对于比尔盖茨是共济会高层的身份，应该不会怀疑。而这个人只要在其系统里加几行代码，全球网络上的电脑对他都是透明的。

只要中国的信息技术软件产业上不去，有没有棱镜，都改不了中国网络披挂皇帝新衣的现状。开源系统倒或许能帮中国点忙，但中国人似乎更喜欢刷漆贴标签据为己有，这点也不如共济会。

所以这件事，要么棱镜计划只是美国政府的卑劣动作，要么比尔盖茨的共济会嫌疑可以澄清，先生的两个共济会结论，是相互矛盾的。

四，共济会寓言的问题在哪里

1. 会不会也存在一个美国何新

美国会不会以为世界上也有中国共济会？按照何新先生的推理，从美国人看来，应该也会有一个中国共济会在坑害美国。你看，这么多年贸易逆差、侵犯知识产权、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华尔街革命，棱镜计划被策反曝光，这后面一定有幕后黑手。会是谁呢？俄罗斯已经屎了，只能是中国。这孙子从我们这里把所有技术都偷走了，造出来的东西比我们的更便宜，弄得我们自己的五毛三天两头失业，还整天跟我捣乱，1949 年以后就没停过，现在叙利亚问题跟俄罗斯人勾结在一起，还给塔利班提供各种不打商标的武器。

证据一大把一大把的，对，中国就是黑手，麦卡锡是对的。

2. 共济会就是阶级斗争的阴谋论翻版

撒旦的幻影，大多源自人类内心恐惧和所谓原罪的外在投射。撒旦在古代中国是奸臣当道，在股市里是庄家操盘，在宗教里面是魔鬼和异教徒。公众的受迫害感越深，撒旦的力量越大，将撒旦人格化的动机就越强烈，大抵如此。万能的共济会，在我看来，大体略同。

今天的中国，在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珍宝岛战争和金门炮战等武装冲突以后，特别是1972 年中美签订《上海公报》以后，内外矛盾转入和平相持阶段，中国赢得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时期。但内外矛盾和平相持，并不意味着矛盾就不复存在。**和平绝不是铸剑为犁，马放南山。恰恰相反，对于今天的中国，在和平相持下，所有内外矛盾和敌我矛盾，都在不断地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并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和平只是不流血的战争，和平演变就是当下正在继续着的不流血战争形态。只有认真面对和深入解决内部矛盾，不断击溃形形色色的内部敌人，才可能真正化解内外矛盾，并彻底挫败共济会和一切外部敌人对中国的一切图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用意就是如此。**

而何新先生举起的反共济会大旗，则是要我们先和谐掉而不是面对和实质解决内部矛盾，把当下中国正在激化的内部矛盾曲解成共济会煽动的内外矛盾。**先生深意，是让中国人民苦练隔山打牛神功，对付那个隐形的共济会吗？**

3. 有没有共济会

共济会这个东西，我以为不会没有，但**金钱和价值观之外的共济会可能性极小，更不会有一个高度集权，内部分工严密的共济会。**这不是什么阴谋不阴谋的问题，让这些闲得要死，钱多得要命的人，服从一个高度集权式的组织，并全心全意地为之服务，这事，我觉得比扔给他们一把刀，他们就一言不发地割掉自己的鸡鸡还不靠谱。而只要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每个行业就会有一个小共济会，每个国家就有一个国家级共济会。资本家更没有祖国，资本家为了劫掠最大的利益，这些混蛋在国家之外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好彼此呼应，再合情合理不过。

至于那种给弱女子下毒暴露其黑手党行径，却放过揭他们老底的何新先生，这种对金钱如此缺乏信心、如此没有价值观、行事乖张弱智到匪夷所思的共济会，当然只是个笑话。

4. 如何看待共济会

如果有，如何看待共济会呢？我以为还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共济会这个东西本身可有可无，但我们对内外敌人，都要高度警惕，沉稳应对。这样，即便有，先为不可胜，备之使其无孔可入；即便无，仍有诸多敌人对手在前在后在侧在内，警惕性也不可以松懈丝毫。**中国人民的自信，应该体现在有备无患、常备不懈的心防上，体现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淡定气度上，而不是整天捕风捉影，疑神疑鬼，那只会越走越黑。**

而没有共济会，中国的精英阶层是不是就会仁慈点，中国人民的日子就会好过点呢？好像也不是，不仅中国，全世界的精英都一种屎味。例如欧洲中世纪之前，何新先生所说的共济会，在世界上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世界上的奴隶制、农奴制、种姓制度、封建制、宗教制和礼教制度，在精英创设的这些制度的照顾下，世界人民过得比现在还 TM 水深火热。从礼教的发展史乃至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来看，和欧洲史上“开文明之先”的共济会比较，中国的精英阶层不仅野蛮落后，而且贪婪残暴；不仅狠，更恶毒。

古代中国，没有阴毛的共济会，喜欢裹脚布恶臭的意淫装逼犯们倒是更 TM 恶心，更别提朝鲜这种垃圾。

五，与共济会有关的问题

1. 谁是活的共济会

如果上面的论述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共济会确实存在，很坏很强大，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以何新先生的研究能力和收集隐秘资料的强大信息渠道，东方的西方的一应俱全，连亚当斯密、张春桥等都挖出来了，不可能一个活的共济会都找不到。那么，在何新先生的共济会名单上，当下中国，谁是正在活动的共济会？

本文题目里面，就有我一直怀疑的要搞乱中国的三个嫌疑对象：**铁幕旗手厉以宁**，**理论流氓张维迎**和**市场圣徒吴敬琏**。这几个人，不仅左翼阵营，甚至右翼阵营，全国人民都瞅他们不顺眼。

以厉以宁为例，前一阵子又抛出神经病似的改革红利论调。他傻吗？这面铁幕旗手还有如下种种显赫：门阀首领，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前人大常委、好几个班子学生，他的著作智老谋深、理实虑全，风格缜密凝练。说他傻，那不是拿自己的智商开玩笑吗。所以想请教何新先生，他是不是？所有共济会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若干种种，厉以宁一人的理论主张就可以解释了。以先生的理论，不要说他是共济会成员，就是没有共济会，依他的思想和能力，他自己都会组织起一个共济会出来。

随便找一本他的作品，都能找到共济会的思想，如《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下面目录内容里就是大段的共济会关键词暗示：

第三节 -----互助**共济**与效率增长

- 一 ----- 从治水与中国传统精神说起
- 二 ----- 互助**共济**的启示
- 三 ----- 对历史上互助**共济**行为的进一步分析
- 四 ----- 互助**共济**的精神不会消失

并从该文这段前言中可以看出，厉以宁已经把精英和屌丝划分成优等人类和劣等人类了，并从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上，根本上否定了屌丝们均贫富的最终幻想：

-----前言-----

公平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中是一个反复被人们所研究和争论的课题。在不少人看来，收入分配有差距，财产持有状况有差距，都表明了不公平的存在。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并不算错：既然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分配的结果却是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有人钱多，有人钱少？分配的这些差距反映了社会中的不公平。但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那就要询问：有钱没钱，原因何在？钱多钱少，因何而来？钱多钱少的差距有多大？这些疑问不弄清楚，很难得出公平还是不公平的论断。

比如说，有钱，是依靠自己出力挣的；没钱，是因为懒而不愿去工作，或者是恣意享受，大把大把地挥霍掉了，能说这不公平吗？又如，两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一个人勤勤恳恳，成绩卓著，挣的钱多，另一个人疲疲沓沓，成绩平平，挣的钱少，能说这不公平吗？再说，收入差距多大可称做不公平，收入差距多小可算公平，这也是大可讨论的。可见，我们一下子很难就收入分配的差距作出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判断。

反过来说，假定把收入的平均、财产的平均看成是公平，似乎只要人人收入、财产一样多就实现了公平，那将是更大的误解。这种误解对经济的发展、效率的增长都是十分有害的。

像这样一个有着共济会完整思想的厉以宁，先生应该指出来，他到底是不是共济会。中国今天的各种政策，如打击中药、铁路民营、教育部取消小学考试、外国人养老等等，处处暴露共济会的 DNA 代码和金融大手印，那么同学班子里有没有？其它虾兵蟹将，屁滚尿流之辈里，能不能找出个把没几两肉的小喽啰，只要先生提供情报，我想全国人民会非常高兴地把这些共济会奸细屎掉。

2. 何新先生会不会是共济会的反间

按何新先生的逻辑，何新先生自己的共济会嫌疑也颇是不小。当然，这里有个疑问，哪有贼喊捉贼的道理。且若真出现何新先生这种声望和水平的共济会反间，那实在是中国崛起的巨挫。

但何新先生这地方却有了一个问题要澄清：

- （一）高层有共济会，按照各种共济会图案的显现，中国的精英阶层里应该更是不计其数；
- （二）过气的共济会会员，何新罗罗总总，发现了一大批；
- （三）以何新先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各种信息渠道，如此众多的共济会，应该能发现几个活的；
- （四）以何新先生当年单枪匹马的勇气，和当下智深勇备的自信，不会怕把这些活的公布出来；
- （五）但问题是，虽然嫌疑犯众多，人心惶惶，但何新先生至今不肯公开指证一个活的，倒是准备用他成形壮大的共济会理论，弹压民权运动或二次文革；

有了上面这些的疑点，我们自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何新先生自己，会不会是共济会的反间呢？**

从何新先生出品这一轮反文革的批量文章来看，也看不清先生的真正意图，难道先生希望我们帮精英阶层反共济会？不过今天的精英阶层比起共济会来，一个已在喝血，一个还只是企图喝血，我们实在看不出来优点在哪。况且，先生要维护的精英阶层里，以先生自己的理论，不就是共济会的贼窝吗。是拉是打，先生总该给个说法吧。

如果何新先生就此疑问保持沉默，那么我们会抑制不住我们不断膨胀的好奇心：何新先生研究共济会的所有材料，会不会是共济会提供给何新先生以资取信的材料，目的就是打入中国民族主义队伍，帮助共济会剿灭民权运动呢？根据共济会的诡秘异常深不可测的阴谋手

段，这事真不好说。相信先生不会就此沉默，坐实共济会反间这一嫌疑。

张文本先生说，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研究刀尖上哲学的人很多，但有些与民族生死攸关的学问，还是要站到刀尖上来做。

六，共济会和民权运动

我当然不相信何新先生是共济会的反间疑间，但我绝不同意中国苦难民众的民权运动，反抗满是共济会的精英阶层的盘剥，反而出自共济会的黑手。捍卫民权运动，我的决心是冷硬的。为了将来的民权运动洗脱共济会嫌疑，以及打扫民权运动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等考虑，还是要在本文中，策应何新先生一下，给先生提供一记传球，就等候先生神勇的临门一脚了。

我们迫切盼望何新先生从高层捉几个活的，越大越好，最好一网打尽，这样，不仅先生的共济会反间嫌疑可以洗清，我也一定和先生站在一起，坚决反对民权运动。

除非我们都把自己的理由摆到桌面上来，无可挑剔，否则我不认为任何阻挡民权运动的人，会是华夏的朋友，会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因为我以为，民权运动不单是中国抗击共济会赢得胜利的唯一出路，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毛泽东思想的当下显在，更是华夏族群文明维新的基本道路，岂能中途夭折，无辜断送。

在精英天平上的文化大革命

——回何新《文革何以必败》一文

曹泽新

2013.8.19

近日何新先生新出一文《文革何以必败》，并接连跟出多文，痛陈文革之历历罪状，并称文革“岂一个‘三七开’就能够了结”，这就不是在讨论文革是不是必败，而是已经认定文革是不能翻案的巨错了。结合以前的文章《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以及《鼓吹搞二次文革是唯恐中国不乱》，何新先生已经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极左的运动，并怀疑将来要发生的第二次极左运动，可以出自共济会和海外势力等极右之手。何新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他的《东方的复兴》，于我在地缘政治思想上有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当然，这一启蒙结果，《地缘变局下的文革》，不像是先生希望看到的，正如我在这里不得不站出来一样——何新先生的文革观点也是我要反对的。

一，没有文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中国

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文革拖累和延缓了中国经济，都认为如果不是文革，中国现在的经济要提前 10 年实现，这还不考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当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果在 49 年开始更好，中国经济会提前三十年达到现有水平，在 80 年代手机电脑就会普及了。并按照所有精英的指控，文革对经济的破坏令人发指，所以经济可能还要更好。而这一观点其中的主要意思，何新先生显然是接受的。何新先生一再强调，邓小平路线是一种新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利国利民的路线。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特别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之中，什么情况都有，就是没有今天的中国这种局面。朝鲜不用说了，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朝鲜，就是一个最残暴的封建政权。还有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分裂的分裂，最后都改旗易帜了，换旗之后的俄罗斯显然经济上显然也未见起色。就更不用说印度这些地方了。当然，欠发达国家发展途中遭遇了这些陷阱，何新先生会继续认为他们没有走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因为没有文化大革命。

那么，有没有未经历文化大革命却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呢，这就可以和中国比较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了。有，就是越南。越南独立之前先是越战，然后和中国又打了一场，之后就学中国改革开放了。在发展道路上，和中国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也最能给出没有文化大革命作为基础，邓小平“唯一利国利民的路线”所生产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形态。

越南正是忠实地执行改革开放，这一“唯一的利国利民的路线”的国家，比中国仅仅稍晚几步，但是绝对忠实——越南是亦步亦趋地执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除了在各种红头文件中把中国二字改为越南二字。没有文革的改革开放越南，今天是不是发展得极好呢？今天的越南，除了贪官污吏霸道，外资买办横行，工业系统全毁，就剩下安顺苟且的顺民了，这就是没有文革的邓小平中国。和这样的小平中国比较一下，我的结论当然很简单：正是文化大革

命，延缓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全面腐化。

何新先生也显然拒绝承认今天的私有化中国，是邓小平路线的必然延伸。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就连我们清廉反贪的朱总理，也是邓小平一手安排的。

何新先生对中间务实的新社会主义模式，走到尽头处的风景，也似乎没有提起过，但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小平中国，我还能猜个大概。那个中国会像今天的越南一样，无论走什么样的中间务实的新社会主义模式，都只能是一个快速腐烂，并必然分崩离析的中国。其结果只能是朝鲜、越南、崩溃的前苏联和印度等之中挑选，绝不可能是今天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又继续行进在这种道路上了，没有下一次的文革，中国的结局必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我的观点，会遭致很多人的反对。但他们只要告诉我，毛泽东的战友们里，谁会用除了文革之外的任何路线，能在中国彻底肃贪，从政治上保障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他们能举出任何一个人，给出任一条这样的路线。

二，文明维新天平之上的精英

（1）不否认文革对精英的迫害

不像今天的左翼，为了替文革正名，还在继续攻击文革受害者。不仅精英受迫害的历史事实我会承认，何新先生的无数史料，请全都拿出来，就是泼向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污水，哪怕再多，我都不屑于否认。这反而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和意义，超过了所有的罪恶，超越了所有精英的整和。甚至我也不否认，造反派即使上台也不见得能治理好中国，并终将失败蜕变的推断。但这一切，还是无法让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本来就不在所有派别和他们的迫害之间，而是在这一切之上。

我也不会因为多数精英死于疾病和自杀而否认所谓的群众专政迫害，尽管这些迫害手段，本是精英首创，也是群众早已习惯承受并从不进行抵抗的最轻的迫害手段。不要说几千年，不要说国民党时期，就是文革前的共产党和私有化后的共产党政权，对付群众的手段也较之丝毫不为仁慈。我们可以举出几千几万精英被迫害，但除以十年，其年均数字和今天中国每年近 30 万的自杀人数以及几百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后者即便数字巨大，那些痛诉文革的人，显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谓的迫害，只是精英经受了他们这个阶层给被压榨者施加过的最轻惩戒手段而已，但显然精英从未想到自己会经受这一切罢了。老百姓在经受这一切时，首先想到的是承受和适应，不存在任何冤屈的问题，精英经受时，则是那种绝望和愤懑。他们断断不会有人民群众千百年来习惯性的喊法：“青天大老爷饶命啊，小人认罪。”

（2）近代以来革命者的本来面目

今天的这些中国人已经不理解毛泽东了，而且显然他们也正在不理解从辛亥革命乃至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华夏革命者们。这些革命者如果出现在当下的精英眼前，这些精英会觉得这些革命者疯狂得匪夷所思，残暴得毫无人性。因为从那时起，无数的精英就彼此杀戮，杀对方阵营的人，杀自己队伍里看上去有点像对方的人，更多的人在成为精英之前早已被敌人或者自

己的战友杀掉了，他们杀啊杀啊，只是为了华夏的生存，杀出一条血路来，自己死多少次，杀多少人，早就在所不惜了。只是，今天还有多少人，理解什么是救亡图存呢。

人性，那是多么珍贵的奢侈品啊，残暴的革命者只恨自己不能再为这个国家多死几次，再爬起来多杀几个敌人，哪里还有什么人性呢。而正如何新先生所看到和所写的那样，毛泽东，于垂暮之年，驱朽死之躯，还要扫荡掉他的全部战友，发起新一轮革命，是这些革命者中，最没有人性的一个，一人独夫，独夫一人。

（3）没有文革的精英接下来会做什么

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会给中国社会做更多的工作，李达会有新的哲学著作，赵树理会有更好的文学作品，严凤英会唱出更优美的黄梅戏，一如所有人所控诉的那样。很多人说真正的精英遭到迫害，这一点我也完全承认。但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缺少文革批斗的精英阶层，会从灵魂深处突然爆发革命，自觉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成为今天这样全面的压榨者，即便其中还剩下几个像何新先生这样的精英。我更倾向于选择相信他们会快速地腐朽，更加残酷地剥夺和压榨底层人民，因为前苏联如此，俄罗斯如此，朝鲜如此，印度如此，越南也是如此，中国千年以来的精英阶层更是如此。

这里还有一个选择，如果没有文革，当时这些精英没有受到迫害，供养得极好，而中国却从腐朽走向灭亡，我们何以面对？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精英当时非常努力地工作，也做出更加卓越的工作，但没有文革铲除礼教文化和红色铁幕意识形态，最后中国还是被专制铁幕笼罩，或走上前苏联崩溃的道路，或者回到朝鲜这种窒息的道路，或者走向印度那种溃烂的道路等，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还是像今天这样，显得这么悲情，对文革的这些罪行那么悲愤呢？

（4）文明维新天平上的精英

更为矛盾的是，如此众多的精英遭受迫害，中国却成了今天世界上发展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的国家，科技水平甚至已经和欧美起平。那么这些所谓真正的民族精英，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又到底有多重呢？他们如果活到今天，会成为乔布斯、比尔盖茨或者各个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头羊？可惜的是，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在所有的科技领域，从来都少有创见，更何况这些文化精英多数属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用某些人的逻辑，这种逆相关性，倒给出一个没有人性的推论：更多的精英遭到迫害，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快更好。

而如果估算剥削阶层剥夺的价值，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组场景。中国普通民众按每月工资 3000 元计算，其一生创造的生命价值按价格计算，等于 500 美元/月*12 月/年*40 年/一生，即一生的价格为 24 万美元。这是生命，是其生命付出所能获得的最高价格，而不是剩余存款。而精英阶层贪污的财富若按万亿美元计算，那么剥夺的是 400 万人的全部生命。我们知道万亿只是 100 个 100 亿，中国身价 100 亿美元以上的贪官究竟有多少，肯定有人比我们更清楚，这其中当然包括刘志军的 374 套房产和我完全数不清的财富，更不用说中国大小形形色色的三个代表了。而新中国几代人的努力，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居然是我们要在 65 岁退休。

是成千上万的精英，还是以千万计的底层民众，在何新先生这里，这是一个问题。

三，文革失败了吗

（1）团结多数也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内战，何新斥之“独逞圣智，乾纲独断”，并以为违背了团结大多数的政治艺术。争取最多盟友打击最少的敌人，这一策略，毛泽东晚年运用得更为宏大与精湛，三个世界的划分不就是这个策略吗？但在文革上，我以为恰恰相反，无论采取什么策略，文革在当时，只有失败的结局，甚至在今天也几无可能成功。如果他团结一部分人打另一部分人，倒是也许能一时保证政治上的胜利，但等这批人以文革法理继承人自居，劫掠异化文化革命的方向，流毒后世，那才是文革最大的失败与悲哀。

何新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个失败和错误，有一个理论上的原因，这可能是何新如此不认可文革的根本原因。另一个本应次要的原因，大约是报旧主知遇之恩，这于走向晚年的何新先生，倒可能在心头越来越重。这个理论原因就是，何新先生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论断，认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和原始资本主义的重来，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自然也导出今天这种社会必然出现的结论。那么文革从这一论断上来说，就毫无历史意义和价值。但何新先生深以为然的这种资本主义必然性，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之中，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用处。我不相信，今天如果还存在一个原始部落，发展工业，非要从蒸汽机开始，发展通讯技术，非要从发报机开始，融入现代文明，非要从奴隶社会开始。这一点，我足够确信。

（2）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起点

当革命者变得建设者时，他们发现以往的那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指南失效了，社会主义没有蓝本，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但建设还要继续。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个缺陷，或许也都认识到了这个缺陷，但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沿着信仰的方向迈出了这一步。这一步确实成本巨大，但好过其他所有国家的坐以待毙。所谓的中间务实，对铁幕势力来说，就是姑息养奸，没有任何可能走出困境。

文化大革命遭遇挫折，和毛泽东的政治艺术和谋略毫无关系，倒是毛泽东的政治艺术，让这个独夫在一无理论二无盟友周边全是政敌的情况下，让文革在他有生之年屹立不倒。文革失败了吗，作为一个阶段，确实存在着政治挫折，作为一个过程的起点，它就在那里，而这个过程仍在并正在继续。何新先生认定第二次文革不会再来，或者这二次文革出自共济会之手，但作为文革继续的民权运动，我想在先生的有生之年就可能发生，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见到，达瓦里希在继续向前。

四，在精英天平上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辩解，精英天平上的文化大革命，都必然是彻底错误和无比荒谬的。只要群众动手了，那么受迫害的精英，死的就死得极其冤，活的就活得极其惨，群众只要动手，就极其惨无人道，尽管这些手段完全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但在精英这里，精英即国家，这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超出这一点，只要一小步，那么，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

群众运动，都是彻底错误的，而理由，只要精英很冤屈这一条就够了。

即使何新先生完全清楚资产阶级及其权杖就在那里，也完全意识到，专制铁幕正在继续压榨人民，资本铁幕正在用金钱架空信仰，腐蚀着华夏躯体。即使他完全清楚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推翻这个阶级，所有的人治都只是苟延残喘，也很明白他对此完全束手无策。但在何新先生这里，文化革命和民权运动还是要绝对否定。因为在何新先生看来，你可以在压榨底下呻吟，我也一定为你说话，但你绝对不能动手，即便你们已经、正在付出超出精英在文革中付出的千万倍代价。动手就是浩劫。

而我则选择相信，文革必将继续，正在继续。